

王雲五主編

人文

公孫龍子考

著 靜道胡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胡道靜著

公孫龍子考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寓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會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為八元，雙號則減為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為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為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為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序

周世名家言，在晉世魯勝作墨辯序，已病其多散佚。今存者除墨經而外，當推公孫龍子一書。顧其傳世源流，頗多不詳。學者惑焉。余方疏莊子天下篇及墨經。今春在國學周刊中，見及門胡君道靜有論文，方與人討論此書，心甚善之。未幾中國學會開會，余因面詢通靜，而道靜果出所著公孫龍子三攷一書，余受而讀之，喜溢望外，以爲可作治公孫龍子書之先導也。道靜今年甫十七歲，友人胡樸安先生之猶子，而樸安介弟寄廬先生之長公子也。家學淵源，蘊久必發，頭角崢嶸，不類時俗少年；而好治樸學，在此書之外，尙有其他述作，余亦見之。夫質樸者，英雄之本色也；自非過量英雄，鮮能治學而有成也。漢晉而還，羣溺於文，而學術思想浸衰矣。唐後益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訖於晚近，運會漸移，然終華勝其實，浮掩於質，安得二三少年老成，根治國故而理董之，盡如道靜之所爲哉？余因爲商榷若干事，并弁數言於簡端而歸之。中華民國十八年孟秋武進顧實序於新京之穆天寄廬。

目次

| | | |
|----|---------|----|
| 卷一 | 事迹考 | 一 |
| 卷二 | 朋輩弟子考 | 三七 |
| 卷三 | 年表 | 四一 |
| 卷四 | 篇籍考 | 五五 |
| 卷五 | 堅白同異無厚考 | 七五 |
| 卷六 | 鉛錄 | 八五 |

公孫龍子考

卷一 事迹考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卷七十四

道靜謹案：說文解字刀部，辨、判也。弁部，辯、治也。辨别辯論字應作辨，从刀、弁聲。今之辨字是也。然經傳沿革，多以辯爲辨，而辯之本義廢。淮南子泰族篇著韻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此辯字作本義解，今引羣書，作辯、作辨，悉依原樣；而義則皆辨判之辨也。

劉向校讎孫卿書錄。

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辭。

漢書藝文志自注。

公孫龍趙人。顏師古注，即爲堅白之辯者。

毛公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諸子略
名家略

許慎淮南鴻烈閒詁。

公孫龍趙人。齊俗篇

道靜謹案今傳高誘解淮南子即北宋本道藏本。據許慎記上者。內繆稱齊俗、道應、證言、兵略、人間、秦族、要略八篇注，實純係許氏閒詁於北宋之初與高注它篇相混。後世不明其分合之故，則以淮南二十一篇注解，或盡屬之高氏，或盡屬之許氏，並非自清末陶氏方琦著淮南許注異同詁辨析涇渭，而後知淄澑合流之有自矣。今用陶氏說，凡引繆稱以次八篇注，均作許君閒詁也。○又案高氏呂覽訓解云：龍魏人也。益知淮南齊俗注爲許氏說也；不然，以一手注齊，安至彼此錯出若是乎？

列子仲尼篇。

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卷四

司馬彪莊子注

龍、趙人。莊子音義中引。

成玄英南華真經疏。

姓公孫，名龍，趙人。齊物論篇。

姓公孫，名龍，趙人也。秋水篇。

姓公孫，名龍，趙人，辯士也；客遊平原君之家。天下篇。

【考異】姓名異說劉子九流篇。

名者宋餅尹文、惠施、公孫捷之類也；其道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定尊卑，正名分，愛平尚儉，禁攻寢兵，故作華山之冠，以表均平之製，則寬宥之說，以示區分。卷十

道靜謹案：公孫捷之捷，疑當作襲。公孫襲即公孫龍也。說辭後公孫龍止梁君以履故欲射人，并進諫事條中，雖未能確，然名家中並無公孫捷其人也。

【考異】荀爽高誦呂氏春秋訓解呂氏春秋訓解。

龍，魏人也。審應覽。
應言篇。

四庫全書公孫龍子提要云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靜按當作同異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遊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道靜謹案公孫龍早年適魏莫年居趙詳後高氏以其早年在魏故誤以爲魏人也。

【考異】籍貢異說二皕宋樓藏書志子部雜家類。

公孫龍子一卷明嘉靖刊本題周齊人公孫龍撰卷五十五

道靜謹案此明人臆說不足置辨。

◎以上明公孫龍姓公孫名龍爲趙人。

成玄英南華真經疏。

〔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者公孫龍字也。徐允鬼譜

列子釋文。

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趙人。

道靜謹案：今流俗本列子所附釋文作字子秉，或云趙人，非是。茲據燕禧堂翻道藏本釋文正。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云：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
孰是耶？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七因學紀聞曰：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列子釋
文，公孫龍，字子秉。秉，謂公孫龍也。十

【考異】一 讀書叢錄。

莊子徐无鬼篇：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顧煊案：天下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荀子非十二子篇，然則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
餅也。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崎；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漢藝文志，宋子十八篇，秉疑是
宋字之譌。因學紀聞謂公孫龍字秉，非也。四 十

道靜謹案：洪氏之說，僅有旁證，並無確據可以斷定秉係宋字之譌，故其說不能成立。況秉爲龍
字，出自成疏、殷釋文，皆唐人舊說，不自王氏始也。

【考異】二 焦循孟子正義。

「子莫執中。」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秉四乘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

上盡心篇

道淨謹案：莫牟一語之轉，子莫蓋卽魏公子牟也；見續廣述林一一說子莫卽尸子所云之皇子咸謂卽說苑所云之顓孫子莫秉自爲公孫龍，與子莫無關，抑非別無所聞也。

◎以上明公孫龍字子秉。

漢書藝文志自注。

尹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諸子略
名家

高誘呂氏春秋訓解。

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先講篇
正名篇

吳師道戰國策校注。

莊子稱公孫龍之學，合同異，離堅白，而史記平原傳稱公孫龍善爲堅白同異之辨，苟卿傳末以爲趙人；又見列子等書，同此人也。史遷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威王欲以爲相，威王元年，當顯王

三十年，故大事記以楚相之事附見下。至報王十七年，趙勝封平原君，則周距平原未遠也。莊子書稱之噲，之噲事當宣王末年，報王元年也。下至魏破秦軍邯鄲時，以爲報王五十八年，則周之稱公孫龍，龍之在平原君門，皆相及也。唯以爲仲尼弟子公孫龍者，則誤蓋相去遠爾。趙卷。

◎以上明公孫龍之時代。別詳年表。

張守節史記正義。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云，衛人；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仲尼弟子列傳

司馬貞史記索隱。

「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眞；又下文云，竝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孟子荀子列傳

道靜謹案：仲尼弟子列傳之公孫龍，與孟子荀卿列傳之公孫龍，實係二人，年代相去亦甚遠，正義索隱直以其姓名相同而誤會之，牽連爲一人，舛誤殊甚。楊慎云，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其論白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楚人亡弓之說；少室山房筆叢五引，然楊氏子說又謂孔子弟子，與平原君門客之公孫龍各爲一人，蓋自相矛盾。

也。康有爲云：夫孔子之後，七十弟子各述所聞以爲教，枝派繁多，澹臺、率弟子三百人渡江，田子方、莊周傳子貢之學，商瞿傳易，公孫龍傳堅白。論語注序猶深襲前誤。顧亭林云：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解按當作同異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日知錄卷二十六史記七十六攷證。其說亦不明瞭；然正義索隱之謬，自王深甯已下，多有能明辨之者，茲並搜集列後：

漢藝文志考證。

〔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志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竝游平原君趙勝家。索隱謂龍卽仲尼弟子，非也。七

堯峯文鈔辨公孫龍子。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龍字子石，家語以爲衛人，鄭玄又以爲楚人，已莫知其眞。追論歲月，決非趙之辨，堅白同異者也。龍少孔子五十三歲，年表孔子卒於魯哀公之十六年，是歲周敬王十四年也。解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汪氏云：周敬王十四年，誤。龍年二十歲至周昭王十七年，是歲趙惠文王元年，封公子勝爲平原君。距孔子卒時已一百七十九年矣。龍若尚在，當一百九十八歲，得毋爲人妖與？又孔穿嘗辨龍所謂臧三耳者，穿則孔子六世孫，其世系明白可考；而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祖邪？其必不然也。審矣。故吾謂春秋戰國間，當有兩公孫龍，決非一人。劉歆七略，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又莊周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或謂秉卽龍也。蓋其字子秉，并附之以竢考。

曝書亭集孔子弟子考。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說；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與。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卷五
十六

四庫總目提要。子部雜家類。

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同遊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爲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與夫子爲五。秉卽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卽仲尼弟子者非也。

卷一百
十七

史記志疑。

公孫龍字子石。案索隱曰家語或作寵，又云鶻。案字子石則鶻或非謬。考寵龍古通，而各處無作鶻者，疑相承譌脫，抑省文通借？白水碑作公孫龍石矣。鄭云楚人家語作衛人，唐宋封爵從鄭氏。至索隱正義以趙人談堅白者當之，則誤甚。趙公孫龍在平原君門，與子思玄孫孔穿同時，安得以爲孔子弟子。蓋自以公孫鶻爲公孫龍，致有李代桃僵之說耳。卷二十八

人表考。

子石，卽公孫龍。史傳龍又作寵，又作鶻。家語案龍寵古通，然其字子石似宜作鶻。白水碑作公孫龍石，安知非誤分一字爲二耶？至史記索隱正義以趙人談堅白者當之，則誤甚。趙公孫龍在平原君門，與子思玄孫孔穿同時，豈得爲仲尼弟子。卷四

銅熨斗齋隨筆。

孟荀列傳曰：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索隱曰：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眞；又下文云竝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清案小司馬之

說誤甚。平原君列傳曰：公孫龍夜駕見平原君，又曰：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紹公孫龍，明別是一人。若卽孔子弟子，豈得與平原君鄒衍同時乎？至下文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則所云竝孔子時者，乃專指墨翟而言。小司馬以龍當之，誤矣。卷四

莊子人名考。

史記有兩公孫龍：仲尼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歲；汪兆鏞云：史記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愈纂效三字。孟子荀卿列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而說堅白異同之公孫龍，與孔穿同時。考孔子世家，孔穿乃孔子之昆孫，去孔子六世，必不得與少孔子五十歲之公孫龍辨論也。卷二十九

史記探源。

案：趙亦有公孫龍者，別於仲尼弟子列傳之公孫龍也。彼傳不言爲堅白同異之辨，此傳不言字子石，則非一人明矣。索隱誤謂一人以篇末或曰竝孔子時爲證，不思又云或曰在其後，不仍非一人之證乎？且此二句上承自孟子至吁子而言。孟子、梁惠齊宣時人，公孫龍與鄒衍同時，李悝、仕魏文